



风为裳/著

我欠你的幸福

这是一个关于爱与责任的故事！
爱越深，越欠你幸福！

3对婆媳，5对夫妻，外加3个“第三者”！

你是哪个角色？你准备如何应战你的“敌人”？

给所有纠结在婆媳、夫妻、“第三者”矛盾中的你！

以幸福的名义“开战”，我们勇往直前，并终将带着“幸福”凯旋！

著名情感作家风为裳继《前妻来袭》《谁可相依》《七寸》后又一揪心力作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我欠你的幸福

风为裳 /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欠你的幸福 / 风为裳著. -- 哈尔滨 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2.12
ISBN 978-7-5317-2961-7

I . ①我… II . ①风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56524 号

我欠你的幸福

作 者 / 风为裳
责任编辑 / 安 璐 赵晓丹
装帧设计 / 雅格书装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8 号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10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
印 张 / 19
字 数 / 260 千
版 次 /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 /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/ 32.00 元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2961-7

CONTENT 目录

第 1 章 良心离家出走了 1

对于个人来说，唯一的权力是良心。冬天的第一场雪，良心离家出走了。

第 2 章 幸福在路上奔跑 18

一路寻觅一路奔跑，我们总在寻觅幸福的路上丢失了幸福，在寻觅爱的路上把爱弄丢……

第 3 章 爱恨本无缘由 36

每个人都只是一个点，因缘际会，这些平素无往来无交集的点有了交叉，织了网，有了爱恨。

第 4 章 伸手放掉乌云 60

心里的乌云滚滚袭来，是让它们越聚越多，还是伸手拨开，放掉乌云，这简单的选择人人都懂，却不是人人可以做到。

第 5 章 给不起的明天 96

遇到怎样的人，就会有怎样的婚姻。我们会为了另一半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轨道，也会在某一时刻感动于对方为我们的付出和牺牲。但这都不是婚姻的全部要义。

第 6 章 像小言一样生活 118

幸福它是嘴里的糖，甜甜地从嘴里滑进肚子里；幸福它是一双脚上的鞋，带着我走啊走，不怕小石子不怕玻璃渣；幸福它是在天上一个大大的太阳，照着花儿照着我。幸福是像小言一样生活，细水长流。



第7章 不往拉起的网里投鱼食 147

女人总爱说的一句话是：谈恋爱时，你对我如何如何，男人嗤之以鼻。男人想说的是，谁会给落到网子里的鱼投鱼食啊？那不瞎耽误工夫吗？

第8章 婚姻贬值的速度如飞毛腿 178

有人说，别拿婚姻当儿戏，那是最快的贬值方式。携手走上红地毯的那一刻，红男绿女没有谁想着婚姻是场儿戏，只是，在之后的每个日子里，鸡飞狗跳墙，生活成了一场戏……

第9章 无声抽噎的生活默剧 214

至近至远东西，至深至浅清溪。至明至暗日月，至亲至疏夫妻。即使是一张桌上吃饭，一张床上睡觉，夫妻的心也并不是零距离，有时，甚至隔着崇山峻岭，大海汪洋……

第10章 最浪费的是没笑声的日子 244

每个女人都有两个版本：精装本和平装本。精装本是给别人看的，平装本是给家人和丈夫看的。可生活又不尽然，在外人面前那么端庄和蔼的人，在家里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模样，谁知道呢？

第11章 爱有所及方是幸福的证据 265

女人像猫，男人像狗，婚姻则是猫狗大战。所谓婚姻之道，不过是，给狗足够的空间，给猫更多的关注。

第12章 你若不离幸福不弃 283

这世界上，如果说谁欠谁幸福，那么是父母欠儿女的，是儿女欠父母的，是夫妻间相互欠下的。因为“至爱”两个字连起就是“债”。我们唯有奋不顾身地努力才能把欠的幸福都补上。当然，这与物质无关。

第1章 良心离家出走了

对于个人来说，唯一的权力是良心。冬天的第一场雪，良心离家出走了。

01

那天还真是事儿赶事儿。

前一晚，林清水写材料到凌晨三点。

像很多熬夜熬得目光呆滞却还不想睡的人一样，林清水把杯子里的最后一口茶喝光，眼睛还在微博上晃荡。他的目光撞到微博上的一则微小说：母亲病倒后，老家来了一位从未见过的堂姐，要替她照顾母亲。那时正是她人生最忙碌的日子，便同意了。堂姐天天守在医院里，尽心尽力。一个月后，母亲走了。办完丧事，她想好好谢谢堂姐，堂姐却不见了，只留下一封信：我其实是十年后的你，穿越来此，是为了弥补自己曾经的遗憾和愧疚……

林清水的心被什么东西钝钝地撞了一下。他侧耳倾听，老妈的房间里没有一点声音。她没睡吗？怎么连呼噜都不打了呢？

老妈来家里快两个月了，这段日子里发生的事像饼干的细屑，擦不干抹不净，说不出道不明……林清水不敢细想，愣了两秒钟，关电脑。

电脑黑屏前，林清水扫了一眼日期，12月19日，离圣诞节正好剩一周。那恩很早就跟自己说过，这个圣诞节要去吃西餐，过二人世界。林清水盘算着要记得去几家团购网站逛逛，看能否团购两张西餐厅的券儿，能省不少钱呢！他愿意用些心哄那恩高兴，这样，老妈的日子也许能好过一点儿。林清水想到这，心里又是一顿，他真的要讨好她，她才能对自己的母亲好吗？

彼时，他自然不知道，这个圣诞节前后有着怎样的人仰马翻，他和他的家庭又将面临着怎么样的人生困境。

林清水从洗手间出来，老妈屋的灯亮了。他开门问：“妈，要杯水吗？”

“不要，”她侧起半边身子说，“你赶紧去睡吧，这天都快亮了。我觉轻，躺一躺就醒了！”

林清水轻轻关了门，他心里盘算着哪天去给她买个小电视，这样，她睡不着，也好有个伴儿。之前她在客厅里看过电视，那恩嫌吵得睡不着。她睡觉那恩也嫌吵，她打呼噜，打了一辈子。后来就听不到她打呼噜的声音了，他没仔细问过原因。又想到那个微小说，还真是，她这次来，劝劝她就别走了，在自己身边，好歹有个照应，不然，在望山村，她若真病了，他还真是愁……

脑子里七想八想，好像才刚刚沾了枕头一下，床头的闹钟就响了。林清水睁开眼望着天花板，头有些晕，浑身像散架了一般，到处不舒服。身边那恩蜷得像只小猫一样睡得正香。

林清水十二万分想再闭上眼睡那么一小会儿，但一想起拥堵成一块铁板的车流，就一刻都不能等了。坐起身来，推了一下身边人：“小恩，起来了！”

那恩哼了一声：“再睡五分钟！”那恩总这样，晚上不睡，早上不起。

林清水掀起窗帘，外面的天阴得像从前的苦日子一样没着没落的。

林清水往身上套毛衣时，听到隔壁房间云朵在发脾气：“我不穿这件毛衣，我要穿粉色裙子！”那恩起身进了洗手间。

林清水听到她的声音：“宝宝听话，裙子奶奶给洗了，今儿天冷，你看，要下雪呢，奶奶这腿就是天气预报，准着呢！乖，咱穿这个，这个也漂亮！”云朵嚷着“不穿”，哭声似乎给接下来的几天做了注解。林清水在找她时，耳边一直是云朵的哭声。

洗手间的水“哗”地一声，那恩的声音从隔壁房间里传出来：“都说了要用吹风机给吹吹就干了，这可不不能穿嘛……怎么这么作人呢，昨晚又没盖好被，这又是要感冒！”

“那东西我不会使……”她说。

林清水知道自己必须马上出现场当“灭火队员”了。他拉了毛衣，两步三步冲过去，抱起云朵，从她手里接过毛衣，哄道：“宝贝，你最喜欢海绵宝宝了不是吗？你看这毛衣上的海绵宝宝多可爱啊，幼儿园小朋友都想要呢？来，爸爸帮你穿。哎，真乖！”

云朵的长睫毛上挂着泪珠，胳膊却乖乖地伸进了毛衣袖管里。老妈想过来帮忙，云朵却刺猬一样大叫：“不要你穿！”

林清水注意她的手触电一样缩了回去，他想说点什么，看到那恩一转身离开，他的心里压上了一块石头，轻轻对云朵说：“不许跟奶奶那样没礼貌，小朋友要乖，要听大人的话，知道不？”

云朵的小嘴一撇又要哭，她赶紧转身：“快穿完出来吃饭吧，我熬了粥，妞妞，奶奶给你煮了鸡蛋！”

“我不叫妞妞，我不吃鸡蛋！”云朵一向乖，那天早晨别扭得厉害。

林清水抱云朵下床，转身进了洗手间。那恩正在弄头发。林清水永远搞不懂那恩不长不短的头发，梳过来梳过去有什么意思。

云朵又在客厅里跟她叽叽歪歪，林清水压在心里的无名火还是蹿了出来。“这孩子都让你惯坏了，这一大早上的，这不穿那不吃，想怎么样？”

这句话像点燃了炸药包的导火线。炸药包一直都在那儿，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躲着，只是林清水没忍住……那么久都忍下来了，怎么这就不能忍了呢？明明知道发牢骚没有用，说那话惹那恩干什么呢？只是，那些话像

上了膛的子弹，发射是必须的。

自从老妈进了这个家门，林清水觉得自己简直成了林黛玉，时时小心，处处在意，生怕惹恼了那恩，不给老妈好脸。怕什么呢？这是她儿子家，她来，爱待多久就待多久，爱怎么待就怎么待，怎么自己就觉得要看那恩的脸色呢？况且，凭良心说，那恩真的不是个恶媳妇。她对老妈的好，全望山村的人都是证明人。

只是，生活里琐碎的细节像细沙一样，一不小心就会迷了人的眼。两个女人一个家，他做了夹心饼干。他又不是会把老妈老婆哄得团团转的那种男人。他觉得两个女人自己都欠了。欠老妈的债，他这辈子都还不完。也欠那恩的情，如果不是跟了自己，凭那恩的条件，别的不说，找个北京人，有车有房，过上个衣食无忧的日子总还可以的吧？

一方面，林清水觉得亏欠那恩，另一方面，他也讨厌那恩。那恩的刻薄，嘴不让人，常常让他觉得抬不起头来。偶尔他也想，跟了他，是她自己的选择，当初考公务员，是他们家的期望，自己努力达到了。这些年，自己对这个家也已经尽到力了，还要他怎么样呢？老妈做了一辈子乡下人，她一辈子的习惯让她怎么改呢？可这些说给那恩听有用吗？

于是老妈来了，他只能哄着那恩，低眉顺眼，这人是不能惯的，你越害怕她闹脾气，她还就越脾气大得没了边际，那恩就难免恃宠生娇。林清水想，她是不知道自己的难处呢，还是故意这样做给他看的？老妈这身体还好，将来真的落到自己的屋檐下……林清水不敢想了。

不管怎么着，那个清晨，林清水点燃了战争导火线，那恩也没“辜负”林清水的那份担心，她“啪”地把木梳扔在了洗手盆里，“林清水，你说谁呢？谁惯孩子了？孩子就喜欢那粉裙子，你不是不知道，还有，她早上不吃粥的，从小就不吃……”

林清水按了马桶的按钮，水哗哗地响，他只能看到那恩的嘴一张一合，她说什么，他都听不见了。家不是讲理的地方，他不想继续纠缠进去，他只记得自己说：“算了，算我没说！”

早饭谁都没吃。

那恩牵着云朵的手先出了门，她站在门边对林清水说：“吃一口再走吧，昨晚写到那么晚……”

“妈，这是你的家，你不用这么低三下四的，谁爱吃就吃，不吃你也不用管！”

她把大衣递给林清水：“我岁数大了，啥也帮不了你们，净添乱！”

林清水头也没抬：“哪儿那么多乱？我在路上买个煎饼果子吃就行了，您甭管了！”

他转身关门时，看到她脸上的艰难，突然很难过，他努力冲她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妈，我晚上早点回来！冰箱里的东西你做着吃……”

林清水出门，那恩和云朵已经拦上出租车走了。林清水坐到车里，人像虚脱了一样。

顾处长走马观花地看了一眼那材料就给了个大大的否定，他说：“这是年底总结，这么水汤汤的，不显得咱们处什么工作都没做吗？我说清水啊，你最近这东西越写越水，是不是觉得自己老资格了，有点混啊？”

领导批评人向来是信口开河，这也不算是什么重话。但层层叠加的坏情绪让林清水的心情灰败得如同窗外的那片天空。

晚上，方副处叫大家吃饭。林清水真是腻歪这种场合，又想着家里的事，不想去。但不去是不行的，方副处正要退休，这时候不去，明摆着不给人面子嘛。想了几个借口都觉得说不过去，终于还是跟着众人进了酒店。

一顿酒喝得林清水心里的不痛快翻了一倍。

席间，方副处端起酒杯敬林清水酒，他说：“清水啊，你进机关时，我就是副处。这临秋末晚了，也还是副处，还是你年轻，有发展。只是，老大哥给你个忠告，做人要把眼界放宽，不能只看到一棵树上长柿子，明白了吗？”

林清水自然明白方副处说话的意思，他是说自己只唯顾处长马首是瞻，忽略了他。林清水不是个抱大腿的人，在人际关系如丛林一样的机关里，

老岳父那国祥给他的忠告他一直记得很牢：“少说多做，对事不对人！”可饶是这样，还是会被人分门论派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

席间，小汪还悄声问林清水，机关里传这副处可能从别的部门调，方副处跟马局长是亲家，他不高兴，顾处也得看着脸色……小汪说：“林科，你得早做准备啊！”

林清水能准备什么呢？在这深不见底的机关里，他除了勤勉和小心翼翼，还能怎么样呢？如果真是方副处从中作梗，那自己这几年的辛苦又付之东流了……

带着这种情绪多喝了两杯，他原本就没什么酒量的。

小汪开车送林清水回家时，天上飘了雪。

北京一冬无雪。这是第一场雪。

回到家，那恩正抱着云朵往外走。林清水拉住她问怎么了，那恩边哭边让他看云朵：“你问她！”林清水看到云朵的眼睛上还挂着泪，他转过身，她站在那儿也在抹眼泪。

林清水问怎么了，她说：“老了，不中用了，什么都做不好！”那恩说：“不让你弄，不让你弄，你偏不听，我这要是说点啥，就好像怎么你了似的……”

“到底怎么了？”林清水心里的不耐烦蹭蹭往出冒。

“她给云朵倒水，把云朵烫着了。”那恩抱着云朵站在门边拉云朵的毛衣给林清水看，林清水拔拉了一下云朵的胳膊，屋里的灯光不是很亮，肉乎乎的小胳膊小手上连点红肿都看不到。但被酒精刺激的大脑里这一天积下来的火呼地上了房，他冲站在门口的她吼：“不是让你啥都别干吗？什么都不用你干，你待着就行，怎么就不听？你们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！”

她站在门前，个子又瘦又矮。她要哭不哭地说：“清水，我还是回家吧。”

林清水更气了：“回什么回？哪还有家？这不就是家吗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就是你的家，别动不动摆出受气包的样子，不用那样！”

她没再说话，趿着拖鞋拖拖踏踏进了她的小卧室。她的腿一直不好。来北京，林清水帮她买了几次风湿止痛膏。她再没说，他便再也没问，他

太忙了，机关里开不完的会，酒桌上喝不完的酒，孩子、老婆、领导、房子，似乎哪一个都比她重要……

林清水一觉醒来已是大天亮，她已经不在家里了。

林清水清醒过来，跑出去找她。漫天漫地的白雪，漫天漫地的人，唯独没有她的身影。

02

米晓佩这些日子一直在望眼欲穿地等一个电话。一个只见过一面的男人的电话。这是米晓佩二十二年里从来没有过的经验。

12月20日的凌晨，米晓佩的电话响了。直觉，女孩子无坚不摧的直觉告诉她这电话一定是她在等的那个人打来的，而绝非那些骗子的骚扰电话。电话只响了两声就断掉了。米晓佩想都没想打了过去，对方的手机已经关机了。这更确定了米晓佩的判断。她欣喜若狂，甚至不敢睡觉，生怕一睡，就错过了那个电话。

只是，电话安安静静睡了一夜，再没响起。米晓佩热辣辣的盼望落到了窗外的寒冬里。

米晓佩自诩不是外貌协会会员，而是有深度有内涵的骄傲女生，怎么一见了那里，就变成花痴自动缴械投降了呢？有什么了不起，不就一个花美男吗？

可是心不由己。那个笑起来坏坏的高个子男生还真就是米晓佩喜欢的那一款。干净，阳光，略略有点邪气的样子，像极了韩国当红男星玄彬。

那次遇到之后，米晓佩一直后悔，怎么就那么二百五不长眼睛呢，要知道桌上有那样让自己倾心的人物，怎么也不能狼吞虎咽，吃得跟个饿死鬼似的啊？自己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啊？还有，书上不都说过嘛，女孩要随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谁知道真命天子什么时候出现啊？书到用时方恨少啊。米晓佩那天就是奔那顿饭去的，随便拉了件衣服，头发都没好好梳

梳……越想越懊悔。

米晓佩只能盼着奇迹发生了，盼着像那些偶像剧一样，他透过她灰姑娘的外表看到她的美丽，然后打电话给她。

那些日子，米晓佩像着了魔一样，手机哇啦哇啦欢快地一响，她就心跳加速，抓起手机兴冲冲地“喂”一声，然后迅速变成一株枯萎的植物，恹恹地接电话。

堂姐米晓倚最先发现问题的，问她最近怎么了，怎么总是一副带死不拉活的样子。米晓佩自然是嘴硬，说没怎么啊，本姑娘吃得香睡得着，漂漂亮亮地活着，不给社会添乱不给警察找麻烦，好公民一枚，能怎么啊？又说：唉，也是心烦，一想到我未来的他还在某一处耽误别的姑娘的青春，我就觉得特别对不起人家姑娘。

米晓倚看着堂妹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也觉得好笑，说：“那也给个男的机会，让他替那耽误了青春的姑娘报报仇呗！”

米晓佩跳着脚大叫：“那可不行。我要保存实力等着他。他出现了，我一个佛山无影脚先把他踹趴下！”

“为什么？天天嚷着真命天子，真命天子，真命天子出现了，倒要把人踹趴下，米晓佩，你没病吧？”米晓倚实在搞不懂米晓佩。

“谁叫他不早点出现，让本姑娘的芳心寂寞了这么久！”米晓佩说得一本正经，米晓倚愣了半天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没错，我的那个他出现，我直接用棒子削，太可恨了！”

只有米晓佩自己知道她吃不香也睡不着，她在等一个人的电话。那个人就是那里。

米晓佩在心里对自己说：米晓佩啊米晓佩，你也有今天。

的确，长这么大，米晓佩都是被男孩们惯大的。当时，堂姐米晓倚就警告米晓佩对男孩们仁慈些，她说：“我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，你现在对别人所做的一切，将来会在一个男人身上原封不动地还回来！现在，你忽视他们，无视他们，将来有一天，你爱的那个人，也会同样对你！”

对此，米晓佩嗤之以鼻。有种种美食可以随便吃时，谁还想着挨饿时要怎么做呢？况且，全世界都纵容着漂亮女孩，在喜欢她们的男人面前，漂亮女孩总是有些特权。对捧着她们惯着她们的男生予取予求，理直气壮，甚至就算刁蛮任性，无理取闹，也会被男人们当成是可爱的。所以，女生米晓佩到大学毕业，都没真真正正投入地爱一次。她跟堂姐贫：“姐，你说我这么好一姑娘，要才有才，要貌有貌，怎么就遇不上个好男人呢？唉，人家都在装处儿，我这干闲着，现在只好装经验丰富啦！”

直到在那场饭局上那里的出现，米晓佩心里暗叫一声不好，自己沦陷了。

那时晓佩从美院毕业，没头苍蝇一样找了好久，工作依然未果，又不愿意到学校少年宫一类地方去教小孩子，索性在家里宅着，房子蹭着堂姐的住，老爸老妈时常接济着钱花，看书看碟，听音乐画画，偶尔帮杂志画画插图挣几个零花钱网上淘淘宝，日子倒是过得逍遥自在。只是，不到三个月，爱面子的米晓佩就不好意思跟老爸老妈再伸手要钱了，家里再来电话，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地撑着，她说：“有钱，你闺女我这么能干，能挣不来钱吗？”可是现实生活压死人啊，就是米晓佩一天两顿泡面，还是离穷困潦倒不太远了。用堂姐米晓倚的话说：这样下去的出路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找个大款把你包了，过物质上寄生精神上贵族的生活。

米晓佩不服，反诘：“那为什么不是灰姑娘遇到了王子，从此过上了童话般浪漫无忧的生活呢？”

米晓倚敲了敲米晓佩的脑袋说：“就是遇上王子，也得出门才能碰上。你整天宅家里，难不成要王子像馅饼一样砸你头上？”

米晓倚在一家公司做公关，朋友多，饭局自然也就多。那段日子，鉴于堂妹几近山穷水尽，弹尽粮绝，有无关紧要的饭局，米晓倚就拉上晓佩。

晓佩尽管只是小小的艺术生，骨子里却有名士的一派风流潇洒。混到饭局上，不哼不哈，直奔主题。吃饱喝足，趁着去洗手间的机会，溜之大吉，回家继续窝着，接着向女梵高的方向努力。

那一日做东的是米晓倚的追求者，富二代。米晓倚私下里告诉晓佩，别客气，啥贵点啥，啥贵吃啥！

米晓佩瞄了堂姐一眼，知道那富二代做了棒槌，堂姐半拉眼珠都没看上他。堂姐表面上是物质女郎，骨子里却并不是没底线的人。

仍是一桌子在现实的围追堵截中情绪愤懑的青年男女，大声地批评着社会的残酷，讨伐着人情冷暖……

米晓佩带嘴来可不是说话的，吃了水煮鱼，又吃小龙虾，全然没有一点淑女风范。及至沟满壕平，猛然抬起头来，看到一双笑吟吟的眼睛。

晓佩细长的眼翻了一下，手却不停，筷子伸出去挑小小拼盘里的腰果。不知为什么，手有点抖，就是夹不上来。

那双纤长的手伸了过来，把小碟子端到米晓佩面前。晓佩红了脸。放下筷子，打量起不吃飯、专餐秀色的男人。目光在那张阳光明媚的脸上扫了一下，米晓佩脸上的红色饱和度又增加了几个百分点。自己真是变成猪了，桌上有这么出色的人物，居然茫然不知，只顾看盘子了。真是暴殄天物！

米晓佩的肚子已接近饱和，餐一下“秀色”溜溜缝权当作饭后甜点。米晓佩正想着怎么研究研究这帅哥，却发现他的目光还游荡在自己的脸上，嘿嘿，自己送上门来，晓佩索性不甘示弱地看过去，接住那目光：“可以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吗？”

“你猜猜！”男人，哦，不，应该叫大男孩露出白得像那做广告的海狸先生一样的牙齿。

“反贪局的，专管多吃多占的！”米晓佩是个有幽默感的女孩，只是，她的幽默感需要人激发出来。

大男孩哈哈地笑了，他一笑，腮边有两个酒窝，很迷人。他说：“这个答案我喜欢！”

剩下的垃圾时间，米晓佩一直在跟大男孩东拉西扯，有的没的说些外太空的话，诸如知道腰果还叫什么吗，米晓佩摇头。大男孩说：扭腰花生啊！说着还起身做了个扭腰的动作，惹得旁边盛装的美女直冲他瞪眼。米晓佩

笑了起来。

他说：“吃饱没？吃饱开溜！”

他扯着晓佩的手从饭局上溜出来时，米晓佩才知道，他也是跟人来混饭吃的。他就是那里，一家传媒公司的小编导。

小编导开着一辆红色牧马人吉普。车很拉风。晓佩坐在那里的吉普上，觉得他就是自己寻觅已久的白马。

分手时，米晓佩郑重地把自己的手机号输入到那里的手机上。她可不想发生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里那样彼此落到人海里，谁也找不到谁的情景。她笑嘻嘻地对那里说：“难得吃饭吃出个‘饭友’来，还挺情投意合的！”

那里拍了米晓佩的脑袋一下说：“姑娘，你不会是想表白，说你爱上我吧！”

黑夜很黑，但米晓佩还是觉得自己的脸一定红彤彤的像个大苹果。她说：“恭喜你，答对了。你是茶叶，我是开水，姑娘我——想泡你！”

那里的嘴半张半合，继而大笑，他说：“哈，你抢我台词！”

米晓佩尿了下来，她给了他一拳说：“少臭美，开玩笑的！”说完，转身跑进楼里，满心欢喜。

只是，那之后的许多天，那里如一滴水落到池水中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米晓佩开始恨自己，为什么不用他的电话拨一下自己的手机？

无比怅惘中，米晓佩百度了一下红色牧马人吉普，居然要五十多万。一个传媒公司的小编导，他年纪又不大……难不成他是富二代？

要是富二代就很好理解了，他身边的莺莺燕燕一定很多，怎么会在乎跟他一面之缘的柴禾妞呢？

可是，那个电话又搅乱了米晓佩刚刚平静的心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她无数次想拨打那个电话，却又望而却步。她问自己这样瞻前顾后，到底想怎样？

林清秀的左眼一直跳个不停。她的心悬着，不是要出什么事吧？

清秀打电话给哥哥，问老妈怎么样，哥哥的声音像有些感冒，他说：“挺好的，能有什么事啊？”

清秀让老妈接电话，哥哥说老妈出去散步了。宿舍那个大眼睛的妞又带了个外国男友回来，清秀急忙放下电话，心想，完蛋了，今晚如果不想听三级片现场直播，只好去网吧混一夜了。

大眼睛很开放，又节省得厉害，每每带男生回来，开始还节制一些，偶尔搞出些不雅的声音，清秀蒙着被子也就算了。大眼睛越玩越大胆，一声高过一声地呻吟简直视林清秀不存在。清秀提过意见，大眼睛却说：“咱们都读研了，也不是小女生，都有生理需要，姐们儿，咱们相互将就些，等你带男生回来，搞出多大动静，我保证哼都不哼一声！”

话说到这种地步，再说就只能翻脸了。那实在不是人能忍受的，大眼睛都说，人是有生理需要的。还有，第二天，遇到那若无其事的男生，先红了脸的是林清秀，就像她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。

好在读研，时间上相对自由些，去学校附近的网吧通宵写写稿子，写写论文，白天回寝室睡觉，也是一种选择。好在，网上还有四条。

清秀的心稍稍安慰了一下，又突然想起，老妈没事，难道是自己跟四条的见面不容乐观？

四条是清秀在微博上认识的。像所有 NOBODY 一样，四条的微博关注的人寥寥。清秀名为“小白桦”的微博关注的人更少。只是在微博上那个“随手拍秋天”的活动里，四条拍的香山红叶恰好被清秀看到，清秀随后感慨了一下：我想家了，我家那的五花山美得惊天动地。四条关注了小白桦，小白桦也关注了四条。清秀问他为什么叫四条，爱打麻将吗？清秀想起望山村的冬天，整个村子都响着麻将声，有的人家一年辛苦挣来的钱，就在这麻将声里输得一干二净了。